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 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

A Diachronic Approach to Semantics-Syntax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A Constructions

罗思明◎著



语
言
学
研
究
系
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13BYY013，结题号：20182161）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 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

A Diachronic Approach to Semantics-Syntax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A Constructions

罗思明◎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基于认知语法理论,历时对比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演变与异同,重点研究了四个方面内容:第一,探索了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本质与量类;第二,探寻了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历史发展与异同;第三,揭示了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第四,提供了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认知阐释。

本书在主题、方法、范围、结果上均有创新,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上修改而成,作为国家社科成果获得优秀结项等级。主要读者对象为语言研究者、研究生,从事汉英翻译或对比研究的教师或语言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 / 罗思明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20496-7

I. ①汉… II. ①罗… III. ①英语-句法-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4.3②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2528 号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

著 者:罗思明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28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20496-7/H

定 价:6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5460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6.5 张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前 言

Preface

句法语义互动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本书系在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13BYY013)的结题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专家建议修改而成,属于语言历时动态对比考察,其焦点就是蠡测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的典型特征及其共性与个性,其宗旨是力图揭示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规律及其背后深层认知缘由。

互动(interaction)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句法语义互动在此是指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所形成的关联。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研究,既是本课题的起点,又是归宿。说其是起点,是因为本课题是从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演变切入,通过对其结构、类型与功能的历时对比分析,窥探语义与句法二者之间的潜在互动关联。说其是归宿,是因为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究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语义与句法之间究竟是何种互动关联?是平行还是有主次之分?它们是如何推动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演变与发展?

针对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目前语言学界主要盛行两种理论:一是词库驱动理论,二是句法驱动理论。词库驱动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核心谓词(尤其是动词)的语义特性基本上可以预测其句法行为,强调其语义特性对句子结构具有映射作用,而句法驱动理论(尤其是构式语法)的基本看法是,构式是句法相关语义的主要源泉,是语言的基本构件,来源于人的生活体验,强调构式义的制约及其与构件的语义融合,主张任何构式都是“形义匹配体”,强调句法与语义的互动性。词库驱动理论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子,而句法驱动理论(尤其是构式语法)走的上下结合的思路。我们在本课题研究中采取第二种理论观点。

本书基于认知(含构式)语法,历时对比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演变与异同,旨在揭示其本质、发展规律及汉英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之互动关联,确量和估量语义指引句法不断演变和复杂化,构式内各家族成员在句法和语义上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整个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网络系统,同时,成员间句法语义相互竞争侵入,推动汉英“名形表量构式”新旧更迭、持续发展。民族认知和语言特质制约着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语际和语内异同,表量准则、省力、类推、隐喻、转喻、认知维度跨界和认知时空倾向等协同互洽滋生了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各种短语式和类词式,其中省力是原始驱动力。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错综复杂,五年多来,全体课题组成员始终对学术心怀敬畏之心,兢兢业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但限于时间和学识,难免挂一漏十。但我们将以此研究为起点,继续站在前人时贤的肩膀之上,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相关研究,为揭示汉英相关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关联尽绵薄之力。

本课题在写作中曾得到诸多国内外前辈学者和同辈友人的无私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特别鸣谢的是,我的研究生孟彩娟参与了5.2节撰写,徐峥峥参与了6.4节的撰写,姜祝青、陈晓明参与了9.2节和9.3节撰写,王佳敏参与了8.3节、8.4节和8.5节撰写。

本书部分成果已先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言文学》《宁波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谨对这些期刊及其编辑深表谢忱!同时借此机会对关心本人学术成长的诸位领导、老师、同学、同事、友人、引文作者和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得以出版,应当特别鸣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结题号20182161)的资助,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支持和帮助!

承蒙课题评审专家的关照与爱护,课题成果获得“优秀”等级,本书根据评审诸君的宝贵建议尽力修正,但受笔者学识所限,书中仍然不乏种种纰漏和舛误,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罗思明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2018年7月15日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导言	001
1.1 对象界定与研究缘起	001
1.2 理论来源与基本观点	007
1.3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012
1.4 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014
第 2 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前人研究及其评价	016
2.1 结构本质与句法功能研究	016
2.2 构式语义与构件制约研究	017
2.3 历时演变与生成机制研究	020
2.4 “名形表量构式”的类型学研究	020
2.5 既有研究简评与本研究重点	021
第 3 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本质	024
3.1 引言	024
3.2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量本质	024
3.3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量义实现	029
3.4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量类转变	034
3.5 小结	039
第 4 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与语义类型	041
4.1 引言	041
4.2 汉语“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与语义类型	041
4.3 英语“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与语义类型	051
4.4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与语义类型异同	058
4.5 小结	059

第5章 汉英“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61
5.1 引言	061
5.2 汉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61
5.3 英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80
5.4 英语“介连空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87
5.5 小结	092
第6章 汉英“名形时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94
6.1 引言	094
6.2 汉英短语式“名形时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094
6.3 汉英类词式“名形时间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00
6.4 汉英“名形计龄表量构式”的异同研究	106
6.5 汉英“名形时间表量构式”的异同研究	114
6.6 小结	115
第7章 汉英“名形颜色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16
7.1 引言	116
7.2 汉语“名形颜色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16
7.3 英语“名形颜色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20
7.4 汉英“名形颜色表量构式”的共时对比	122
7.5 小结	126
第8章 汉语特有“名形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28
8.1 引言	128
8.2 汉语“测估词语+反义形组”估量构式历时研究	128
8.3 汉语“来字名形估量构式”历时研究	136
8.4 汉语“把字名形估量构式”历时研究	142
8.5 汉语“把/来字名形估量构式”的对比研究	148
8.6 汉语“名形重量表量构式”的语义句法历时研究	151
8.7 汉语“数十量/名+之+形”表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158
8.8 小结	165
第9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成分语义制约共时研究	167
9.1 引言	167
9.2 汉英“名形空间估量构式”的“名”语义制约研究	167

9.3	汉英“名形颜色表量构式”的“名”语义制约研究	172
9.4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负形”语义制约研究	175
9.5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形”典型语义制约研究	182
9.6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中成分制约的语义融合根源	191
9.7	小结	193
第 10 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内外句法语义互动研究	194
10.1	引言	194
10.2	汉语“名形表量构式”内外句法语义互动研究	194
10.3	英语内部“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研究	206
10.4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异同研究	209
10.5	小结	213
第 11 章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认知缘由探索	215
11.1	引言	215
11.2	“名形表量式构式”的“量准则”依据	215
11.3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常规认知生成机制	222
11.4	“名形表量构式”的认知维度跨界动因	228
11.5	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时空认知特质	232
11.6	小结	237
第 12 章	结语	238
12.1	主要发现	238
12.2	创新特色	240
12.3	未来展望	240
参考文献		242
索引		251

第 1 章

导 言

本章是整个课题的开篇和基础,共分四个部分,明确四个基础性问题:第一部分界定“名形表量构式”和概述研究缘起;第二部分,描述本课题的理论框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第三部分点明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阐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和行文结构安排。

1.1 对象界定与研究缘起

在正式开展深入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研究对象“名形表量构式”加以明确界定,从而奠定全书研究基础。

1.1.1 “名形表量构式”界定

“名形表量构式”家族近年来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由于关注的焦点和对象不同,因此术语和含义各不相同,实质上大都是研究该构式旗下某个次类,至今尚缺乏一个统领性的概念或术语(cover term),如“数量结构+形容词”“测估词语+反义 AA”“数量名结构+形容词”(分别参见邢福义 1965, 2009, 2012)、“名+形”结构(参见佟慧君 1992;董晓敏 2005)、“measure phrases as modifiers of adjectives”(参见 Schwarzschild 2005)和“measure phrase + adjective construction”(参见 Murphy 2011)等。这一构式家族成员众多,结构类型存在语内和语际差异,但都具有如下基本共性:第一,各类结构中“名”是必备条件,如“两层楼高”和“two stories high”,“草绿”和“grass-green”。汉语有时体现为“量词”,如“两米高”,英语也存在类似对应表达结构“two meters tall”,但由于英语一般不称其为“量词”,而称作“名词”,同时又因为用于此构式中“量词”通常来自名词,因此为了追求可比性和语言普遍性,我们将其统称作“名”。第二,“形”也是不可或缺的结构成分。尽管汉语界对于该构式中“形”存在“形”“名”之争(如杨永龙 2011;邢福义 2012),但我们认为称其为“形”更加符合汉语事实,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构式整体可受“那么/这么”指示副词直接修饰,而且充当“有”的宾语是整个构式,而非“名”后主干成分,即“形”,如“有发丝那么细”,但内部存在细微差异,如

“有三公斤那么重”就不及“有三公斤重”自由,^①这种程度差异符合构式特点,体现了构式成员内程度差异及其句法特征的连续统属性,但不影响其本质属性,是构式所允许的(具体参见 Goldberg 1995:5)。英语中“形”的语法属性学界无争议。其次,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出发,称呼该成分为“形”符合世界语言事实,如此处理可奠定汉英对比研究基础,同时也适合于其他语言的语言类型学分析,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将整个研究置身世界语言体系,更好地揭示和解释汉英语言共性与个性,洞察世界语言的普遍性与认知异同。因此,本课题将汉英此类结构统称为“名形表量构式”,实际上是为了外显其构件属性、语义和功能,这是立足于本课题的主要理论(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之基本主张。

根据 Goldberg(1995:5)对“构式”的定义,本课题所指的“名形表量构式”本质上是一类特殊的“名饰形”形式—意义—功能匹配体,其结构可为短语式、类词式或复合词式,表“性状程度的绝对量”意义,而非“比较量”或“差量”,执行对“性状量的绝对度量 (absolute measurement)”功能,而非相对度量 (differential measurement)功能。总体上,在三类典型构式家族成员中,汉语短语式“名形表量构式”的内部结构相对较为松散,可以插入助词成分“来”和“把”等,如“一米长”“十来斤重”“寸把厚”,英语较为紧促,不容许插入其他成分,如“three meters long”“* three meters about long”“* three or four meters about long”。但并列结构除外,此类结构式实际上是两个“名形表量构式”的缩略并列结构,通常表“估量”,如“three or four meters long”可以看做“three meters long”和“four meters long”的缩略结构,相当于汉语的“三四米长”;复合词式“名形表量构式”内部结构严谨,不容许插入其他成分,如“血红”“bloodred”;类词式介于两者之间,可以看作短语式“名形表量构式”和复合词式“名形表量构式”之间的一种过渡结构类型,如“鸡蛋大”“mountain high”,类词式和复合词式只是存在词化程度差异,而无本质属性不同,若无特别区别之必要时,本课题将类词式和复合词式统一纳入类词式下处理。必须声明的是,上述区分,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实际上,本课题中所讨论的“名形表量构式”是一个连续体,包含多个构式成员,允许子构式和语言间存在异同,汉语和英语在此存在共性与个性,分别见(1a-c)和(2a-b):

- (1) a. 数量结构 + 长度形容词: 一米长, one meter long;
 b. 数名结构 + 计龄形容词: 五岁大, five years old;
 c. 光杆名词 + 颜色形容词: 雪 白, snow-white;
- (2) a. 光杆名词 + 规模形容词: 拇指大, * thumb-big;
 b. 光杆名词 + 深度形容词: 肤 浅, skin-deep(浅≠deep)。

① 与“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相比,“名形重量表量构式”是一种非典型的“名形表量构式”,存在语言差异性,如英语就不存在此类构式,“* three kilogram heavy”不可接受。

(1a-c)表明汉英在结构与语义上都具有相同性和对称性,(2a-b)则揭示了两者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其中(2a)较为明示(transparent),(2b)较为隐晦(opaque),汉英此处结构雷同,且“名”无异,不同在“形”,汉语为“浅”,英语为“deep”,语义正好相反,分别是“负向垂直空间形容词”和“正向垂直空间形容词”,但这种“正负”差异在“名形表量构式”的压制下(coerced)被“中和化”(neutralized)。

根据上述“名形表量构式”定义,以下两类形似“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不属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分别见(3a-d)和(4a-d):

- | | |
|-------------------------|-----------------------|
| (3) a. 五斤整 | b. 五天整 |
| c. five feet round | d. all day full |
| (4) a. two people short | b. two inches short |
| c. five minutes late | d. five minutes early |

(3a-d)中所有结构成分之间不是“名饰形”偏正关系,同时其后项“整”“round”“full”不明示度量“性状”,因此不符合“名形表量构式”的结构和语义要求。^① (4a-b)中二例在结构上类似于“名形表量构式”,但语义和功能不同,它表达的是“少两人”和“短2英寸”的语义,(4c-d)分别表达“迟五分钟”和“早五分钟”,是一种“比较量”或“差量”,不符合“名形表量构式”的“绝对量”要求,即不是总量为“两人”“2英寸”或“五分钟”,此外,其执行的是“差量度量”功能,而不是“名形表量构式”的“绝对度量”功能。因此,(3a-d)和(4a-d)是“形似”而“神不同”的“假朋友”(false friends),必须排除。

就汉语相关构式而言,下面“假朋友”式的结构也在排除之列,不予采纳,如:

- (5) 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 (战国《吕氏春秋》)

(5)中“渊深”看似“名形表量构式”,其实不然,此处“渊”在古汉语中实非“名”,而属“形”,意为“深”(参见陈复华 1998:1940)，“渊深”是“形形组合”，这可以从(5)中“阔大渊深”整体构造得到有力证明,其中“阔大”近义,“渊深”近义,“阔大”和“源深”均分析为“形形”并列结构为宜。这种貌似“假朋友”也不是本课题讨论的“名形表量构式”,必须排除在外,不纳入考察。

下列汉语主谓结构也不在本课题的考虑之列,尽管构成次序与成分类似,但两者的语法关系有别,非本课题研究对象“名形表量构式”的“名饰形”语法关系,如:

- (6)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 (战国《管子》)

^① 该类结构与“名形表量构式”执行类似的功能:“绝度度量”,这是容易引起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

(6)中“海深”应当视作“主谓结构”。类似的有“身長八尺”“体重 60 公斤”，其后须携带一个“数量结构”，否则句子不完整，如“*海深”“*身長”或“*体重”。

另外必须声明的是，本课题将对象边界锁定在“名形表量构式”结构内，即“名”为前界边缘，“形”为后界边缘，在此边界外的无关成分虽然影响整个构式的“表量”语义，但因不在界限内而排除，如(7a-d)中画线成分：

- (7) a. 小男孩不足 1.5 米高。 b. The boy is less than 1.5 meters tall.
c. 小孩 1.5 米高不到。 d. The boy is 1.5 meters tall only.

上例(7a)中“不足”和(7b)中“less than”虽然关涉小孩的“高度量”，但因位于前界“名”之外，故(7a)和(7b)这类语言现象不在本课题讨论的范围之内。同理，(7c)中“不到”和(7d)中“only”因位于后界之外，(7c)和(7d)这类语言现象也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同时，区分同形异义构式，如英语复合词“iron-hard”兼具指称“物体”和表达“性状”两种意义，前者产生于公元 1000 年左右，后者形成于公元 1591 年前后，按课题对象要求，指称“物体”意义的“iron-hard”不是本课题的关注对象，而表示“性状程度绝对度量”语义者符合要求，系本课题的调查对象。

总之，在确定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时，“结构”“意义”和“功能”必须同时兼顾，不能偏颇任何一方，否则偏离了“构式是形式—意义—功能匹配体”的基本主张。

1.1.2 研究缘起

本课题研究缘起出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需要，下面分段逐一加以简要陈述。

首先，理论上，“名形表量构式”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更是研究的薄弱点。文献显示，早在 1942 年，吕叔湘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汉语中形容词受数量结构修饰的现象，其后，邢福义先生(1965)专门著文研究汉语此类构式，关涉其性质、结构和句法功能，随后一批学者(如陆俭明 1989；杨永龙 2011；Bierwisch 1989；Murphy 2011 等)聚焦某个次类从其结构、意义、功能、构件制约及生成机制等方面对汉语和英语中“名形表量构式”进行深入考察(具体参见 2 相关研究述评与本研究重点)。前人研究成果虽丰，但仍存在可深究之处和探索空间：第一，汉语研究较多，汉英对比较少，涉及汉语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成果更少；第二，研究对象多为某个次类短语式“名形表量构式”或类词式“名形表量构式”，较少涉及整个“名形表量构式”家族网络及其内外互动关联，对整个构式家族的组成成员也尚未进行系统梳理，同时，一般涉及该构式的量外在表现形式，如确量与估量、定量与非定量、弥散量与固化量等，鲜见有关“名形表量构式”量范畴实现和量类转变等研究；第三，文献显示，以往成果多为定性和共时静态研究，鲜见采用历时与共时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语内与语外结合，综合动态考量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异同并给出充分认知解释者。因此，存在理论研究之必要。

其次,实践上,目前还存在诸多需求,如汉语词典编纂就不尽如人意,急待跟进。我们基于 17 部词典和“名形表量构式”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汉语和汉英双语词典对汉语“名形表量构式”处理存在严重不足,英语单语词典相对好些。具体结果呈现于表 1-1、表 1-2 和表 1-3。(说明:符号“—”表示“无相关构式信息”)

表 1-1 汉英词典和汉语词典“名形长度空间表量构式”抽样调查结果

长	现代汉英词典	—
	留学生汉英学习词典	—
	汉英双语学习词典	—
	汉英大辞典	II<名>①(长度)length:那座桥有 200 米~。 The length of the bridge is 200 metres.
	形容词应用词典	无词条
	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	—
	新编汉语形容词词典	—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
	现代汉语八百词	无词条
	现代汉语词典	—

表 1-1 显示,所抽样的 10 部词典,无论词典性质,还是目标对象存在什么差异,绝大多数在此表现出共同性:除《汉英大辞典》外,均不描写“名形长度空间表量构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汉英大辞典》是将“名形长度空间表量构式”中“长”视作“名词”,而不是“形容词”,其对应英语也采用的不是英语“名形长度空间表量构式”。就整体而言,与其他汉语单语词典相比,《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对“名形表量构式”的处理略胜一筹,它在如下形容词的条目中描写了该类构式:高、厚、宽、深、粗细。为直观展现全貌,现将六部汉语词典的调查结果呈列于表 1-2。

表 1-2 汉语词典的“名形空间表量构式”抽样调查结果

单词/ 词典	形容词 应用词典	汉语形容词 用法词典	新编汉语 形容词词典	现代汉语 学习词典	现代汉语 八百词	现代汉语 词典
粗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大	无词条	—	—	—	—	—
长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续表)

单词/ 词典	形容词 应用词典	汉语形容词 用法词典	新编汉语 形容词词典	现代汉语 学习词典	现代汉语 八百词	现代汉语 词典
高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厚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宽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深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细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小	无词条	—	—	—	—	—
短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矮	无词条	—	—	—	—	—
薄	无词条	—	—	—	无词条	—
窄	无词条	无词条	—	—	无词条	—
浅	无词条	无词条	—	—	无词条	—
粗细	—	—	—	✓	—	✓
大小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无词条	—
长短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	—
高低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无词条	—
高矮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无词条	—
厚薄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无词条	—
宽窄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无词条	—
深浅	无词条	无词条	无词条	—	—	—

(说明:符号“✓”表示“有”)

表 1-2 显示,绝大多数汉语词典对汉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是“无视”的。在所调查词典中《形容词应用词典》《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新编汉语形容词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基本无相关信息,《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做出了部分处理。同时,我们调查发现,词典在对“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处理方面存在形容词性质语义性质偏好,绝大多词典只处理“正向空间维度形容词”,很少给出“负向空间维度形容词”的“名形空间表量构式”,未能全面客观反映语言现实。

那么英汉双语词典或英语单语词典情况如何呢?我们抽样调查发现,英汉词典和英语词典对英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处理情况稍有改观,相关结果见表 1-3。

表 1-3 英汉词典和英语词典的“名形空间表量构式”抽样调查结果

单词/ 词典	新知识 英汉辞典	新英汉词典	朗文当代高 级英语辞典	牛津英汉 双解词典	麦克米兰 英语词典	英汉大词典
broad	✓	✓	✓	✓	—	✓
big	—	—	—	—	—	—
large	—	—	—	—	—	—
deep	✓	✓	✓	✓	—	✓
distant	✓	✓	✓	✓	✓	✓
high	✓	✓	✓	✓	✓	✓
tall	✓	✓	✓	✓	✓	✓
long	✓	✓	✓	✓	✓	✓
thick	✓	✓	✓	✓	✓	✓
wide	✓	✓	✓	✓	✓	✓
close	—	—	—	—	—	—
low	—	—	—	—	—	—
narrow	—	—	—	—	—	—
shallow	—	—	—	—	—	—
short	—	—	—	✓	✓	—
thin	—	—	✓	—	—	—

相比较汉语单语词典而言,英汉双语词典或英语单语词典对于英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处理基本反映了英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语言事实,远胜于汉语单语或汉英双语词典对于汉语“名形空间表量构式”的处理,但都未能达成“描写的充分性”。由此可见,加强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研究对汉语单语或汉外双语词典编纂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1.2 理论来源与基本观点

本课题研究理论框架主要基于认知功能主义,其理论核心有两个来源,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一是取自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但对其进行补充修正,追求语义、句法、语用、认知和功能的多重整合;二是采纳邵敬敏先生(2007)的语义语法理论,同时融入我们自己的理解,坚持“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制约性,语用的选择性,认知的解释性”的立体语言研究观。(罗思明 2009)本课题立足于二者整合的认知语法理论,历时对比汉英“名形表量构式”的句法语义互动演变与异同,旨在揭示其本质、发展规律及汉英语言异同。下面简单加以阐述:

1.2.1 理论来源与本质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广泛吸收前人和时贤的语言理论精华而独成一家之言,譬如,框架语义学理论(Fillmore 1975, 1988; Fillmore & Kay 1993)、生成语义学理论(Lakoff 1987; Dowty 1991)和认知语法理论(Langacker 1987, 1991)。在研究方法上,整合形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之研究成果,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构式语法是在反形式语言学背景下兴起的,但它不是一味抛弃前者,而是对前人成果的扬弃和发展。譬如,在结构上,构式语法否定语言的模块割裂,不严格区分词库和句法,认为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构式则是结构—意义—功能匹配体,构式之间存在整合关系,但不同类型构式之间只存在内部结构复杂程度差异,而无本质区别(如词汇构式和句法构式),基本构式对应特定的事件场景(田朝霞 2007: 32-35)。在意义上,放弃形式语言学的主张,不严格区分语义和语用,坚持构式中心说和构式意义整合说,强调构式是语义和语用的集合体,构式义具有独立性,无法完全从其构件义推导,同时,强调构式义受到人对事件或事态的识解影响,主张构式源自图式,发端于普遍认知机制,在主张构式具有独特性的同时,试图借助人普遍认知制约和构式共同性来解释构式的普遍性。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以典型的动词论元结构构式为研究对象(如结果构式、双宾构式、致使构式),研究内容涉及该类构式的意义、论元结构、联接模式、规律、规则、制约条件、可进入构式的动词类以及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在研究假设上,一方面坚持构式的表征统一性,作为象征单位独立存在,具有分类层级组织结构,左右整体的语义解释;另一方面,坚持构式的独特性,主张“语法形式无同义原则”,主张形不同,则义不同,否定形异义同的语法解释。

1.2.2 理论框架及其核心思想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及其核心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构式多义及构式相互关系:首先,主张构式自身具备语义,即构式义,且奉行多义理论,主张构式的多义性,中心意义通过隐喻拓展构建自身复杂的意义网络。同时,主张相关构式之间存在意义差,却可通过不同类型承继相互关联(如例证关联、次部分关联和多义词关联),形成构式网络,并借此有效把握整体语言知识。

(2) 构式义与动词构件义间互动:主张构式义主导动词构件义,动词构件义反作用于构式义。基于框架语义学的意义观,主张理解构件义必须参照丰富的背景框架知识。如虽然“光棍”的概念意义指称“未婚男子”,但是在英语文化背景框架中一般不包括出家人、男同性恋、教皇等未婚男士。放弃词汇语义规则赋义观(即一种句法反映一种意义的“句法—语义—一对应”规则),坚持动词构件义是常恒的、不变的,但一旦进入特定构式,其意义就与构式义发生某种互动,相融或冲突。

(3) 区分动词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和构式论元角色(argument roles):认为构式和动词均可描述不同事件类型,各自突显自身角色,但两类角色性

质不同、关系复杂,具体主要表现为对称与不对称关系:一是对称关系,如特定构式之典型动词角色的性质、数量与构式自身角色之性质、数量相对应,如“give”的三个参与者角色(给者、给予物和被给者)大致对应于双宾构式的三个论元角色(施事、受事和接受者)。二是不对称关系,包括:①角色突显不对称,如“mail”突显两个参与者角色(“邮寄者”和“被邮寄物”),而双宾构式突显三个论元角色(施事、受事和接受者);②角色数量不对称,有时两者角色数目不等,因为构式本身具有论元赋予功能,如现代汉语动词“卖”突显“交易”事件中的两个参与者角色(“卖者”和“货物”),而双宾构式突显三个论元角色(施事、受事和接受者);③角色类型不对称,如动词“寄”突显的参与者角色是“邮寄者”和“被邮寄物”,大致对应于双宾构式所突显的两个论元角色(施事和受事),而不是像双宾构式那样要求接受者具有[+生命]语义属性,可以是具有[-生命]语义属性的“邮件发送目的地”,如“我昨天寄北京一包裹”,当然,此时我们可以认为此处是用“北京”转喻“在北京的某人”,从而获得解释上的一致性,即“接受者具有[+生命]语义属性”。Goldberg(1997:388)总结出构式义与动词义之间四种主要关系:增添(即意义一致)、动态作用力关系(即动词义不界定构式义,只是达成或否定构式义的方式、工具或手段)、前提条件(如“创造”类动词为达成双宾构式的“成功转移”义提供前提条件)和伴随行动(如路径构式句“He cried his way out of the meeting room”中的“cry”是“离开”时的伴随行为“哭”,而不是“离开”的原因、方式、工具或手段)。

(4) 构式内互动:构式义决定构式的论元结构,包括论元的数量和性质(如致使运动构式之论元结构突显自身三个论元角色:施事、客体与目标);构式义内在地规约论元的突显、选择、可进入的动词类及动词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联接模式、规律、规则和制约条件;构式类型不同,其联接则异。构式论元角色与相关动词参与者角色相融合必须遵从两个基本原则:语义相容原则和对应原则。动词义 e_v 和构式义 e_c 相融合必须满足下列任何一个条件(Goldberg 1995:23):

- | | |
|---|----------------------------|
| 条件 1: e_v 是 e_c 的例示。 | 条件 2: e_v 是 e_c 的手段。 |
| 条件 3: e_v 是 e_c 的结果。 | 条件 4: e_v 是 e_c 的前提条件。 |
| 条件 5: 在有限程度上, e_v 是 e_c 的方式、识别手段或期待的结果。 | |

当两者意义一致,动词义详述构式义,完成意义融合,动词参与者角色承继构式论元角色的突显地位,达到角色融合,生成可接受构式;若两者相冲突,则会出现两种不同结果:一是呈现构式语用异常;二是符合上述任何一个制约条件,构式义或动词义中一者占据优先地位,产生压制,压制成功生成可接受构式,不成功则生成不可接受构式(Goldberg 1995, 2006; Croft & Cruse 2006; Evans & Green 2006; 董燕萍、梁君英 2002),分别如“她唱红了大江南北”和“*她读红了大江南北”。

(5) 联接单层次性:主张通过联接规则可以把构式论元角色直接指派给句法